



俠女救夫記

上海競智圖書館出版

俠女救夫記

上海競智圖書館出版

序言

自社交公開，戀愛自由之說作，而女子之貞操，已爲打破，幾至不成問題。古人所謂：「從一而終」之舊道德，遂爲新人物所唾棄，更無一顧之價值。循是以往，末流所及，其禍直等於洪水猛獸。我中華四千年來所斤斤保守之禮義廉恥，將由此而漸滅以盡。試瞑目一思，厥時之社會情形，尙可成爲世界乎？值斯將墜未墜之際，急圖挽救，一綿生機，或可綿延於鐘漏並息之時，而不至爲新潮流疾捲以去。廣益書局主人魏炳榮君，今之有心人也。目擊風

濤之澎湃，人心之陷溺，爰編輯有裨於道德，有益於世俗之小說數十種，囑爲訂正，並加標點，以公諸世，俠女救夫記卽其一種也。固知橫流所屆，防遏無從；大廈將傾，支柱乏術：亦惟我盡我心，藉圖補苴於萬一耳！以其所懷，與余適合，故爲之詳加校勘，並綴數語，弁於書首。時戊辰歲季冬月溧陽許慕羲誌於滬江旅次

俠

女

救

夫

記

目

錄

俠女救夫記目錄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老書生傳家有道 | 賢僕婦爲主多情 |
| 第二回 | 除惡賊寬以濟猛 | 仗大義公而忘私 |
| 第三回 | 慕文名輕財借屋 | 謀生計設帳課徒 |
| 第四回 | 伍員廟小子行兇 | 湯家宅老夫害病 |
| 第五回 | 孝子療親兩番割股 | 嬌娃救母一樣誠心 |
| 第六回 | 得祥夢魁星照命 | 相佳偶醫士爲媒 |
| 第七回 | 行聘禮泰山愜意 | 逢考事乃父謙辭 |
| 第八回 | 考秀才成全後輩 | 小童子照應同人 |
| 第九回 | 得案首快壻高標 | 說苦情良朋設法 |
| 第十回 | 爲塞士縣令成全 | 見賢郎太尊說合 |

第三十五回

脫緞靴露出紅菱

贈棉衣奉酬金葉

第三十六回

白大娘回家詢實信

包小姐放轎接佳人

卷四

第三十七回

入包府弱女安身

出家門阿兄着急

第三十八回

遇良辰新人無着落

恨前事門客設計謀

第三十九回

遭管押李坤設法

受賄賂王瑤說言

第四十回

還聘物貪財反去財

受官刑害人仍害己

第四十一回

給川資伯母多情

遇患難英雄受辱

第四十二回

新解元高居魁首

大主考喜得門生

第四十三回

附官舟入京登鼎甲

見師尊爲友訴冤情

第四十四回

大欽差奉旨查辦

新狀元衣錦榮歸

第四十五回

報喜信改換門庭

理冤情奏參府縣

第四十六回

王活嘴審供掌嘴

包大人問案救人

第四十七回

拜奏摺批定罪名

建牌坊表揚貞節

第四十八回

討強人包公挂帥

中計計王龍被擒

第四十九回

下文闡兄弟同入選

考武場手足共登科

第五十回

論功加賞諸將凱歌

奉旨完姻回門集慶

俠女救夫記 卷一

第一回 老書生傳家有道 賢僕婦爲主多情

自來家齊而後國治，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者；故大舜觀瀉汭，文王詠關雎，其本原皆自家庭始。迨至春秋列國，篡弑相承，父子兄弟之間，互相殘殺，故未幾而併爲六國，又未幾而併於秦。秦至二世，楚漢紛爭；漢至桓靈，復又失國。魏武篡位，子孫不昌。晉代以來，五胡肇亂。歷觀前世，其得國者，莫不興於家庭；其失國者，亦莫不敗於家庭；是以羹豆然箕，痛相煎之太急；斗粟尺布，傷同類之不容；立國如此，治家可知。所以姜肱大被，傳爲美談；張公百忍，稱爲盛事。他如孔融讓梨，黃香扇枕，郭巨埋兒，以及木蘭從軍，緹縈代父；這些忠臣孝子，烈女節婦，無不載之丹書，垂之青史。可見人生於世，總要有點作爲，無論爲臣當忠，爲子當孝，便是兄弟姑嫂，妯娌姊妹之間，也都要孝友和睦，俗語有言：「家有一條心，黃土變成金。」其言雖俚，其味甚長。你道：小子這些話，豈是無故說的麼？只因唐朝安祿山造反以來，當時兵亂紛

紛，各家遷徙，有錢的攜家而逃，沒錢的孑身獨往。道路之間，那些拖男帶女，攜老扶幼的情形，真是目不忍觀，耳不忍聞。獨有山西大同府，有一家姓華。所住的那條街，當時人稱爲華閣老街；蓋因他家上代，做過宰相，入閣賜第，故爾相沿日久，即以閣老做了街名。這人家老夫婦二人，丈夫名叫華童，雖未中舉，也是個縣學生員。妻子王氏，生有三個兒子。長子名叫兆璧，次子名叫兆琨，三子名叫兆瑗。這兆璧，年方十六歲，平日却不出外附學，兄弟三人，皆是他父親在家課讀，生就了天姿聰敏，這也不表。惟有這三子，孝順友愛的情形，實在令人可欽可敬！就是那寢則同床，食則同席，那些外面好看，如何能比他三人。這日弟兄三人，正在書房念書，忽聽門外鑼聲响亮，人聲鼎沸，那一片吵鬧之音，遠遠而來。華童聽了，十分詫異！忙令兆璧出去觀看，究竟何故。兆璧答應一聲，出了大門，早見街上，家家關門閉戶，往來跑走的人，莫不哭聲震耳。兆璧看見這般情形，知道不是好事，忙拉住個熟人，向他問道：你們如此匆忙，又如此啼哭，究竟爲的何事？那人正在跑得匆忙，被他拉住，只得向他說道：大相公，你還在此纏我麼？現在安祿山造反，大兵已離城不遠，你還不快快回去，搬家逃命

麼？兆璧聽了這話，真是出世以來。只聽人說過，從未見過的事。一聽賊兵已離城不遠，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跑回家中，向他父親說道：不好了！外面那些人，奔逃哭喊，皆因安祿山造反，賊兵離城不遠，故此各家關門閉戶，預爲逃難了。華童聽了，也就魂飛天外，隨即進房，告訴他的妻子。此時王氏正與他兩個女兒，春姑，秋姑，在廚下煮飯，聽說造反，大家皆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華童道：你們不必害怕！古來道得好，水來土掩，將領兵行。我們既無兵權，又無地方之責，只好逃往他方，暫躲兵燹。但你們母子，均可去得，我却不能。只因我雖未中舉，受皇家的官職，也是個縣學生員，豈不知見危授命。你們大家可趕緊收拾，所有動用什物，可不必帶，只將那簡便的細軟帶去就是了。此處出去，離南門不遠。出了南門，先到守坡的陶家暫住一宵，不過一二十里地方，即到他家，等至明日，探聽風聲，然後再往他處逃走。我是在家，端等賊來，以便盡節了。又將兆璧叫了過去，吩咐他許多的話，叫他等賊平之後，務要用心念書，以求上進。家庭中弟兄姊妹，務要和氣相待的話，又說了一回。兆璧說道：爹爹既然不逃，孩兒也是不走的，就請母親同兄弟去罷。華童道：這是何故？我方才已經

說過，你們非我可比，我究竟是個縣學生員，自應盡節圖報。你現在年紀尙輕，且你母親等人，一路前去，無人照應，總要你同去幫同招呼，你爲何不去？兆璧道：我看父親所說，雖然是正理，但是父親既能盡忠，兒子就不能盡孝麼？況且還有兩個兄弟，儘可同母親前去，兒子是不去的了。要去，連父親大人一同前去，父親大人不去，兒子也不去。你道兆璧爲什麼這般說法，只因他知道華童的性情，說出話來，皆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也說不去，要想華童見他可憐，或者回心轉念，也未可知。那知父親執意不從，說道：你欲行孝道，先違了父命，便不是個孝子。兆璧被他父親教訓了兩句，曉得不能挽回，只好立在一旁，痛哭不已！倒是兆琨機靈，說道：爹爹欲思盡忠，我看這事，不是報國。華童正被兆璧惹得要動氣，聽了這話，格外的怒道：你這畜生！如此年幼，知道些什麼，怎的說我不是盡忠。兆琨連忙跪下道：我看父親，雖然以死報國，却是與國家無益，且未至那盡忠的時分。况造反的，不過是些草寇，若能此刻暫避其鋒，倘得遇了機緣，拿了兵符，那時掃平這些醜類，方是爲臣盡忠的道理。如謂一個個皆是以死報國，國家到無人辦事了，兒子是看的這面，故爾說父親不是盡忠，在兒子意思，還是大

家一齊逃走的好，以後來代皇便家出力。華童被兆琨這一陣哭訴，反倒沒有話說，只望着大家發怔。王氏同了兩個女兒，見了這般。乘勢就順着兆琨的話，說了許多。華童嘆了一口氣道：古來忠孝兩字，本難兩全，欲求千載，只在一時，我之心下，早有定見。現在雖可同你們一起出去，但是到了那身不由己的時節，也只好各行其是了。說完了與王氏等人，忙忙的帶了些金銀首飾。華童早將祖宗的影像，請了下來，先在前走。大衆出了大門，將門倒鎖，旋即跟着那路上的人，出了南門。此時天已過午，走至日落的時分，方到了陶五的莊上，也就亂紛紛的驚忙不定。陶五看見華童合家皆至，忙上前來迎道：我們這裏，午早就聽見這個信息，那裏大路上，紛紛的人：逃奔出城，只是不見主人出來，滿想等一夜，明日再進城去迎接，現在既來了，真是好極了！快快的請到裏面去，房間早已騰出來了。說着，衆人遂走進草房。陶五的妻子兒女，也就把王氏同春姑秋姑三人，讓至裏面。陶五又叫他兒子進來，送茶送水伏伺。他父子等人，忙了一會，已至上燈的時候。華童那里吃得下晚飯，無如陶五苦苦的相勸，勉強吃了些稀飯，胡亂睡了一夜，次日天尚未明，莊外人喊馬嘶，一隊隊的人過去。華童聽了，向陶五說

道：你們出去探聽，現在怎麼的了。陶五答應了，還未出門，只見他兒子，已跑了進來說道：昨日有人去打探得賊兵大隊，已經到了雙橋鎮，就於彼處地方，駐紮下來，并未入城。今日府大老爺，已將四面城門緊閉，調齊兵丁貼城，俟省中大兵，前來救應，然後開仗呢。華童聽了，點點頭。兆璧同兆琨弟兄們，低低的說道：幸於昨日，求得父親出了城來，不然，如今關在城中，那時如何是好。過了一日，城中仍無信息，賊兵也不攻打城池，彼此各相探問。到了第三日，陶五便約了莊上幾個人，至城外附近，看看動靜，去了好一會，只見喘吁吁的跑回來說道：我們此地，還不能住呢。那知賊兵，外面雖不攻打，却是在賊營中挖了地道，直通城內。昨日已經挖好，今夕五更，就調齊衆賊，將西南北三門，圍困得十分緊急，單留一個東門不困。聽說東門就是地道，現在火藥已經埋藏好了，若今日攻打北門，晚上就要放地雷火炮，轟開地道了，城中如今還未知道。若果如此，這裏豈可住得麼？王氏太太說道：雖然住不得，只是沒有地方去，如何是好呢？陶五道：離此一百五十里，有座湯家鎮，我有個兄弟，在那鎮上，開了個小雜貨店，到了那裏，可以叫他尋找地方住下，比在這裏好多了！我們一定到他那裏去

罷，不知主人的意下怎樣？王氏道：既然有如此去處，我們就准於明日前去罷了，華童聽他們議論，只是不開口，到了晚間，正要吃晚飯之際，忽聽一聲如天崩地裂一般，將桌上的碗盞，悉皆碎裂，遠遠的震响之聲，不絕於耳。陶五說道：不好了！一定是地道轟開來了。正說之際，莊上已四方鑼响，說今夜賊人，怕要來打劫莊子，預備各家出人防堵。如果賊人前來，就與他開仗。陶五聽了這話，只得叫他兒子出去應名，自己在家，與他妻子，將家中什物，及常用的東西，收拾出來，專等明日清晨，預備車輛，推王氏太太，併兩個姑娘，到湯家鎮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除惡賊寬以濟猛 仗大義公而忘私

話說陶五叫他兒子前去應名，以防賊人來劫莊，同衆人護莊拒敵。他的妻子，就與他在家內收拾，專等次日天明，與王氏母女衆人，一起上湯家鎮。到了二更時分，莊上人已齊集有三五百人，大手執農器，又在大路口。堆了兩個草堆，引起火來，以爲燈球，預備與賊廝殺。華童在房中聽得吵鬧之聲，忙向陶五說道：我同你出去看看，究竟

這些人，怎麼的布置。陶五就同他出去觀看。華童到了莊口，見人倒也不少，却都是烏合之衆，只要賊人一至，必然四散奔逃。因向陶五道：這些人既然如此齊心，可有人爲首麼？陶五道：怎麼沒有，就是這莊上的首戶，曹員外家的曹大相公。華童道：既然有這個人，你可帶我去，就說我有話向他面談，包管賊人前來，殺得他心驚胆破。陶五聽了這話，只怕他不肯出頭，既肯出頭，代他保護，豈有不願前往之理。連忙說：這個容易，曹大相公，就在前面。我去邀他來就是了。說罷，即刻前去。不多一時，領了一個三十多歲上下的少年人來。華童忙向前問道：老兄貴姓可是曹麼？那少年道：小子正是姓曹，單名叫個德字。華童道：既是老兄興此義舉，要保全這一座莊子，何以不思妙策，以備拒敵，只用此烏合之衆，豈非逐之投死麼？曹德道：不瞞老丈說，小子雖年近三十，從未見過這般事情，因衆位鄉鄰，舉我爲首，故爾出來做個領袖，實不得已而爲之，老丈如有指教，求即說明，好趕緊設法。華童道：我看這裏，大約也有三五百人，何必一定全堵在莊口，前面樹林甚寬，最好將這些人，於樹林內埋伏一半，分一半往後山，等賊人前來，先叫山上人喊吶起來，四面應聲的必多，賊兵聽見，必然害怕，疑惑

有無限的人馬，必然四處奔逃，然後再從樹林內出來，從後趕殺，豈不是好。曹德聽了這話。欣然說道：老丈此計大妙！隨即出了莊口，將那些強幹少年，埋伏在樹林之中，年紀較大的，全令上山，以備喊哨。此話一出，真是比將令還靈，不上半個時分，業已分撥停當。華童又進來，向王氏說道：我現在作了一件妄為的事，能照我打算，也是這莊上的造化，但不知賊人今夜可真前來。陶五道：不問他來不來，我們總是明日大早前行，此處地方，依我看來，總是住不得了的了。一則離城太近，二則這莊子有名的富足，到處得的，總不是個好所在。華童道：且至明日再說。大家一夜也不會睡，深恐賊人前來，等至二更，遠遠的又有吵嚷之聲。陶五聽見，只是亂抖。華童忙向陶五道：我全你到後山，且去觀看。說罷，拖了陶五就走。陶五心中雖然不敢去，無如華童拉住他不肯放鬆，只得與他來到後山，見那些人，全在山中躲着。華童尋到曹德問道：此時可有消息麼？曹德道：方才聽見有些聲音，如今又不聽見了，不知為何。正說之際，已有人上山向曹德道：城已為賊破了，只是未曾佔住，現已到各處搶劫，方才那片响聲，是在毛家集打劫的，此刻又不知到那裏去了。這人還未，又有一人慌慌張張的

上來說道：賊人自毛家集去後，又到劉家橋，過了劉家橋，大約就到這裏，我是聽見逃難之人說的，我們這裏快些預備罷。華童就與曹德，分爲四處埋伏。又叫兩個胆子大的人，取了兩面小鑼，到前面大路上打聽，一經賊兵前來，就敲鑼傳送信息，好令山上知道。二人答應前去，約有四更光景，早聽鑼聲遠遠的敲來，莊上的人，知道賊人已到，隨即喊吶起來。又招呼樹林裏面的人，叫他們此時萬不可出來，等賊兵退了，方好出來追殺。原來賊人用了地道，轟開了府城，到了裏面，見人家已搬空了，無處打食；只好仍然出城，到各村莊市鎮打糧。一路上聽得人說：這莊上十分富足，可以前去。衆賊早存了這一條心，故此到劉家橋，見無什麼劫掠，隨又到這莊上。走離莊口不遠，忽聽得一陣鑼响，知道他們早有準備，忙令併力向前，走到莊子裏面，那里知道是個空莊子。再聽得後面山上，有喊吶之聲，應得四面人聲鼎沸，好似千軍萬馬一般。那賊首知道不利，急的打了一個暗號，叫衆人望後逃走。只見後面衆賊，隨着號令，紛紛退去。樹林中埋伏的那些人，看得清楚，等他們方跑過去，忙把草堆燒着，一聲喊吶，齊出樹林，從後追殺。那些賊人，疑惑不定，不知有多少人馬，在後面追殺，便也拼命望前直走。